

意大利汉语初学者汉字基本笔顺书写规律 及其相关因素研究*

陈晨, 冯丽萍

(北京师范大学 汉语文化学院, 北京 100875)

[摘要] 笔画顺序是汉字书写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以在母语环境下初学汉语的意大利学习者
为研究对象,通过纵向的笔顺书写情况调查、访谈、听写等方法,探究意大利汉语初学者汉字基本笔顺书
写的规律与发展情况。研究结果显示:学习者对“先撇后捺”笔顺规则的掌握在初期即较好,但是到学期
末的汉字书写中仍存在错误;“先横后竖”规则的正确性从学期初到学期末呈线性发展;其基本笔顺规则
的使用较大程度地受到“横”“撇”笔画是否为起笔的影响;学生的笔顺正确率影响其汉字听写正确率。

[关键词] 意大利;汉语初学者;汉字笔顺

中图分类号: H19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1306(2016)04-0006-06

DOI:10.16802/j.cnki.ynsddw.2016.04.003

一、引言

汉字是初级汉语教学和学习的难点,这是很多汉语第二语言教师和汉语学习者的共识,尤其是在辅
助汉语学习的现代教育技术快速发展的形势下,是否有必要要求学生按照笔顺规则书写汉字?这成为
困扰汉语教师和学习者的共同问题。在汉语第二语言教学中,我们也常常发现:有些学生在汉字书写时
没有任何顺序,但在最后一笔完成时,也能写出正确的汉字。那么,汉语初学者在书写汉字时,在笔顺方
面呈现出哪些规律,其笔顺书写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初学者笔顺书写规律与他们的汉字书写正确率之
间是否存在关系?

目前关于汉字习得或汉字字形书写偏误的研究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关于笔顺规律的探讨却尚
待补足。在已有的汉字书写笔顺研究中,大多以儿童为对象。Law等采用抄写任务,对香港小学生的
笔顺书写进行调查,发现笔顺偏误可以分为笔画产出错误、笔顺错误和整字分解错误三大类,而笔画产
出错误又包括笔画书写方向相反、几个笔画连成一笔、一个复合笔画分成几笔等不同的类型;^①孟文迪
在以4~7岁儿童为对象的研究中发现:前书写阶段的儿童对汉字书写笔顺规则是主动探索的过程,而
大班儿童已可以遵循笔顺规则进行书写。^②关于成年汉语第二语言学习者汉字书写中笔顺规律的研究
尚不多见,安然、单韵明(2006)通过摄像机录制书写过程的方法,对非汉字圈学生的笔顺书写问题进
行了个案研究,认为学生书写汉字时的笔顺问题并不直接反映其汉语水平,学生带着原有的笔顺问题仍
能进入专业学习;^③黄小雨以不同水平和不同国别的学习者为被试,对其汉字书写中的笔顺规律进行考
察,将其书写错误分为笔画内产出错误(笔向、连笔、断笔)、部件内笔顺错误、部件间拆分错误等不同类
型。^④从上述研究结果可以看出,虽然均以笔顺规则为研究主题,但研究者关于笔顺的界定并不相同,

* 作者简介:陈晨,女,吉林公主岭人,北京师范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二语习得与教学。

通讯作者:冯丽萍,女,河南郑州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研究方向为二语习得。

① Law, N., Ki, W., Chung, & Lam, H. C. Children's stroke sequence errors in writing Chinese characters[J].
Reading and Writing: An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1998, (10).

② 孟文迪. 汉语儿童前书写发展过程的研究[D]. 北京语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5.

③ 安然, 单韵明. 非汉字圈学生的笔顺问题——从书写汉字的个案分析谈起[J]. 语言文字应用, 2007, (3).

④ 黄小雨. 汉字圈和非汉字圈学生汉字笔顺书写研究[D]. 北京语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0.

研究涉及了汉字字形的识别和部件分解,以及笔画书写中的笔形、笔向、笔画顺序等不同的层面。而且上述研究多以在目的语环境下学习汉语的留学生为研究对象,由于课时、学习目标、教学方法等因素的不同,在本国母语环境下学习汉语的学习者在汉字学习和书写规律方面具有较大的差异,而且这类学习者的数量在不断增多。因此,母语环境下汉语初学者的汉字笔顺书写规律仍有待深入研究。

关于笔顺,从汉字研究的角度说,目前比较普遍的观点认为:笔顺是写字时笔画的先后顺序,汉字笔顺的基本规则包括:1.先横后竖(十),2.先撇后捺(人),3.从上到下(二、芳),4.从左到右(川、汉),5.从外到内(月、同),6.从外到内后封口(四、国),7.先中间后两边(小、水)。^① 仔细分析这些规则及其所举例字可以发现,这7条规则在不同的层级上制约着汉字书写顺序:“先横后竖”与“先撇后捺”属于典型的笔画层面上的顺序规则;而另外五条规则则属不同层面,如规则4例字中的笔画“丨”和部件“又”均是依照从左到右的顺序书写而成,而规则7中“小”和“水”两个字的左边则分别为简单笔画和复合笔画。由于汉字数量庞大、结构复杂,某一个层面的规则很难有效地解释汉字的笔画书写顺序,因此需要多个规则配合使用。但不同研究中操作方式的不一致也影响了研究结果之间的可比性,因此本文将关注点集中在基本的笔画顺序层面,以“先横后竖”和“先撇后捺”(以下分别简称为“横竖类”和“撇捺类”)这两个基本笔顺规则为内容,考察汉语初学者的汉字书写规律。

具体来说,本文以在意大利学习汉语的成年学习者对象,通过纵向跟踪调查的方法,研究以下问题:他们在入门阶段的汉字基本笔顺书写规律如何发展?学生的汉字书写规律与他们的汉字书写正确率是否存在相关?其汉字笔顺意识如何?这些问题的研究可使我们对意大利汉语初学者汉字基本笔顺规律的习得情况有更深一步的认识,同时也为母语环境中的汉字教学和学习提供参考。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

我们选取了8名意大利汉语初学者作为研究对象,分别编号为S1-S8。其中4人来自意大利某大学中文系一年级,另外4人来自意大利某孔子学院零起点班,年龄从18到35岁不等,其中女性6名,男性2名。在调查期间,他们分别在大学或孔子学院通过正规的汉语课堂教学学习汉语(包括汉字知识及书写规则等)。大学汉语课程每周8课时,孔子学院汉语课每周4课时,汉字不单独设课,教师将其作为综合课的一部分讲授。

(二)研究方法

研究采用纵向跟踪的方法,在学期前、学期中、学期末分别进行汉字书写情况的调查。学期前调查在学生正式开始学习汉语前进行,由汉字抄写和一对一访谈组成,历时约30分钟,访谈目的是了解学习者对汉字笔顺的态度和认识;学期中调查,在学习汉语约6周以后,调查任务为请学生抄写汉字;学期末调查在学习约12周以后进行,由汉字抄写、一对一访谈组成,访谈的目的是了解学习者对汉字笔顺的态度、看法的变化及其学习策略。在3次汉字抄写任务中,学习者使用Anoto数码笔书写,不限时间,按照自己的方式抄写汉字,Anoto数码笔记录学生汉字书写的全过程;研究者在观察过程中也记录了详细的观察笔记,对学生在汉字书写中的错误、对错误的修正行为等进行了详细的描述。访谈中的交流语言为英语,经学生同意后,访谈内容全程录音,最后进行转写和整理。为了考察学生的汉字笔顺规律与其汉字书写正确率的关系,在学期末的汉字书写之后,进行一次汉字听写任务。只听写单个汉字,并采用组词提示的方式(提示词语来自已学课本),比如“你,你好的你”。在正式实施之前,我们首先选择与这些学生同质的学习者进行了汉字书写的预调查。

(三)研究材料

学习者在汉字书写之前会首先进行字形的识别与分解,因此根据以往研究中发现的影响汉字字形

^① 黄伯荣,廖旭东.现代汉语[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153.

识别的关键因素,^{①②}并参考汉字书写预调查的结果,我们对书写汉字的笔画数、部件数、汉字结构、横竖和撇捺笔画所在部件的笔画数,以及“横”和“撇”是否为起笔等因素进行了平衡。为了更好地将研究结果与汉字教学的实际相结合,学期中和学期末的书写调查中所选汉字都来自学习者课本中出现的汉字;学期前调查所用汉字参照后两次的材料进行选择,每次抄写汉字数量为 8~10 个。最后一次测验的材料来自本学期所学汉字。

三、结果和分析

(一)分析方法

根据本研究所关心的问题,我们首先确定汉字抄写中笔顺正确率和听写中汉字正确率的计算方法。

笔顺正确率计算方法。本文关心的是汉字书写中“先横后竖”(横竖)和“先撇后捺”(撇捺)两个基本笔顺规则的书写情况。典型的横竖笔画是指类似“十”这样的形体,但是在预调查中我们发现,横一撇(如“ナ”)、横一竖钩(如“扌”)等结构的书写规则与横竖结构类似,因此,在选字时我们也包含了此类结构。在撇捺类中,包括了典型的撇捺结构(如“人”)以及变形结构(如“六”下面的撇、点)。在统计正确率时,仅考虑同一部件内相邻两笔间这两种笔画规则的书写情况而不考虑汉字中其他部分的顺序或整个汉字的书写正误。以“横竖”类中的汉字“田”为例,只观察“田”内部的一横一竖是否按照“先横后竖”的规则书写,“口”字外框的书写情况不纳入计算范围;在“撇捺”类的“冷”字书写分析中,只观察“冷”字右上部件是否按照“先撇后捺”的规则书写,其他部分的书写情况不纳入统计范围。若相邻两笔的书写同时可用其他规则解释,例如“工”的第一、二笔虽为先横后竖,但也受从上到下规则的制约,此类结构不纳入本文的分析。

在最后的汉字听写结果计算中,以听写的汉字为标准,出现多笔、少笔、位置错误等情况均记为汉字书写错误,但不考虑书写中笔顺的正误情况。

(二)横竖和撇捺类结构的笔顺书写发展情况

根据上述方法对学习者在学期前、学期中、学期末 3 个观察点汉字书写中的笔顺进行统计,得到如下结果,见表 1:

表 1 3 个观察点横竖和撇捺类结构笔顺书写正确率平均数

	学期前	学期中	学期末	平均
横竖	0.36	0.57	0.75	0.56
撇捺	0.89	0.86	0.94	0.90

注:正确率的计算方法:“横竖/撇捺类结构的正确笔顺书写次数”/横竖/撇捺类结构的数量

以观察点为自变量,以书写正确率为因变量,对横竖和撇捺类结果分别做单因素方差分析及 3 个观察点的两两比较,结果显示:横竖类结构中,学期前与学期中、学期中与学期末的正确率差异不显著,但学期前与学期中差异显著($p=.025<.05$);撇捺类结构 3 个观察点之间的正确率差异均不显著。

从两类笔画的数据可以看出,横竖类结构在学习者接触汉字之初错误率较高,但随着认字量和写字量的增加,其书写正确率出现线性提高;而撇捺类结构在识字和写字之初,学习者书写中的正确率已较高,但是到学期末的书写中,仍存在一定比例的错误。

(三)部件笔画数和笔画位置对横竖和撇捺结构中笔顺正确率的影响

由于本研究中仅关注“先横后竖”和“先撇后捺”类结构的书写顺序,因此,学习者书写中出现的错误表现为违反这两个规则,即以“竖一横”或“捺一撇”的顺序书写汉字。例如,在书写“对”右边的“寸”时,

① 张积家,王惠萍,张萌,张厚璨.笔画复杂性和重复性对笔画和汉字认知的影响[J].心理学报,2002,(5).

② 王惠萍,张积家,张厚璨.汉字整体和笔画频率对笔画认知的影响[J].心理学报,2003,(1).

按照“竖钩一横”的顺序;在书写“这”中“文”的第三和第四笔时,按照“捺一撇”的顺序。根据预调查中的初步观察我们发现,横竖和撇捺所在部件的复杂程度(如笔画数的多少)、“横”和“撇”是否为部件的起笔两个因素会影响学习者汉字书写中的笔顺,因此,我们对这两个因素对笔顺书写的影响做了进一步分析。首先,计算所有待观察部件笔画数的均值,得到横竖和撇捺部件的笔画数均值分别为 3.89 画和 3.64 画,因此我们设定部件笔画数为 4 画或以上为多笔画部件,3 画或以下为少笔画部件;“老”中的“一”、“冷”中的“丿”为起笔,“米”中的“一”和“这”中的“丿”则为非起笔。在分析部件笔画数和笔画位置的作用时,分别对另外一个因素的作用进行控制。对学习者在不同条件下两种结构的笔顺书写正确率进行统计,结果如表 2:

表 2 不同条件下横竖和撇捺类结构中笔顺书写正确率

结构类型	部件笔画数		笔画位置	
	多笔画	少笔画	起笔	非起笔
横竖	0.56	0.52	0.56	0.29
撇捺	0.92	0.89	0.89	0.75

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在横竖类结构中,在控制笔画数的情况下,“横”笔为起笔和非起笔的正确率差异显著($p=.026<.05$),非起笔条件下的正确率较低;在“横”均为起笔的情况下(在所选材料中未出现非起笔,且所在部件笔画数存在较大不同的汉字),横竖结构所在部件的笔画数多少对其笔顺书写正确率无显著影响。说明在多笔画部件内,横笔是否为起笔对于“先横后竖”笔顺规则使用的正确率有显著影响,但在横笔为部件起笔的条件下,部件内笔画数的多少对“先横后竖”笔顺规则的书写正确率影响不显著。在各种类型的部件中,部件内笔画数多且横笔为非起笔的情况下学习者的笔顺正确率最低,且数据波动幅度较大。

从这一结果可以看出,当部件中的“横”为非起笔笔画时,学习者笔顺书写更容易出现错误,例如,按照“撇一弯钩一横一横”的顺序书写“手”,按照“竖一横”的顺序书写“画”中的“十”,按照“竖一横一点一撇一撇一捺”的顺序书写“米”等。但是所在部件的笔画数则无明显影响,违反“先横后竖”规则的错误既可能发生在前面所示笔画数较多的部件中,也会出现在笔画数较少的部件中(如按照“竖一横一横”的顺序书写“坐”中的“土”,按照“撇一横”的顺序书写“左”中的“ナ”)。

撇捺类结构的分析结果表现出与横竖类相同的趋势:撇捺结构所在部件的笔画数多少对其笔顺书写正确率影响的差异不显著;但“撇”为起笔时,其笔顺正确率显著高于为非起笔时($p=.012<.05$)。从学习者的实际书写材料看,当所在的部件为简单的撇捺结构时,他们一般按照“先撇后捺”的顺序书写,例如“人、冷、囚”中的“撇捺”;但是当撇捺与其他笔画共同组合成较复杂的部件时,学习者书写时的笔顺则相对混乱。例如“因、太、天”中的“撇捺”结构因与“横”笔交叉,多位学生出现了“撇一横一捺”的书写顺序;而在书写“爸”时,由于上部结构复杂,在某些学生的书写中,出现了“左上撇一下撇一右上点一捺”或“左上撇一捺一下撇一右上点”的顺序。除了我们关注和分析的笔画位置、部件笔画数等因素外,在分析时我们发现,某些部件的特定形状也会对学习者的书写笔顺产生影响。例如“网”中的两个“乂”,结构非常简单,但是很多学生出现了“先捺后撇”的顺序,问其原因,是由于该字形与意大利语中的字母 X 形体相近,因此学生按照其母语字母的书写习惯来书写该结构。

(四) 笔顺正确率与汉字听写正确率的关系

以上我们对在母语环境中学习汉语的意大利学生在书写汉字横竖和撇捺类基本笔画时的发展规律、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那么笔顺的正确性是否影响学习者的汉字书写?为了探讨这一问题,我们在学生一学期的学习结束后,对他们的汉字书写情况以听写方式进行了测验。测验材料为本学期所学的 20 个汉字,包括左右、上下、全包围、半包围等不同结构。测验结果显示:汉字听写平均正确率为 0.63。

在书写中,学生基本能写出汉字的总体轮廓,主要的汉字偏误类型为漏写笔画,例如“问”中的“口”漏写最后一笔“横”,“这”中的“文”和“忙”中的“亡”漏写“点”;同时也有少量多写笔画的错误,如“音”的上面写为“亠”。将学生在 3 次汉字抄写中笔顺正确率平均值与其汉字听写正确率进行比较,结果如表 3:

表 3 学习者的笔顺书写正确率与汉字听写正确率数据表

	S1	S2	S3	S4	S5	S6	S7	S8
笔顺正确率	0.83	0.81	9.77	0.72	0.64	0.60	0.57	0.38
汉字正确率	0.78	0.67	0.61	0.67	0.66	0.44	0.61	0.56

采用 Spearman 相关对数据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学习者的笔顺书写正确率与汉字听写正确率之间相关显著($r=.761, p=.028 < 0.5$),也就是说,从学习者的实际书写结果来评价,笔顺正确率越高,其汉字字形记忆和书写的正确率也越高。那么,从学习者对汉字笔顺的态度看,他们如何看待汉字书写中的笔顺?采用哪些策略去记忆笔顺?我们对首次和末次访谈的内容进行分析,发现他们在笔顺意识与学习策略方面表现出以下规律:

虽然所有学生都认为汉字书写笔顺很重要,但他们在实际书写中的方式并不一样。例如,在回答“你认为按笔顺书写是否重要”的问题时,书写正确率较高的 S1、S2 和 S4 表示:“汉字有很多笔顺,你需要去遵守,因为如果你写错了,你就改变了笔顺,我觉得从笔顺开始学习汉字是非常重要的”“汉字书写是有规则的,是你需要去遵守的。我第一眼看到汉字,我就知道要按照从上到下,从左到右这样的顺序去写”“我有一些自己的写字习惯,这有的时候会给我带来问题。我觉得应该放弃我的习惯,像中国人那样写字”。而笔顺书写正确率较低的 S6 和 S8 则表示:“我觉得笔顺很重要,但是现在开始还太早,要等到学习一些汉字以后再说”“笔顺虽然重要,但是我没有按照汉字书写的顺序去写这些汉字,我按照我自己的顺序。我知道按照我自己的顺序写是不对的,但是如果我发现汉字的正确笔顺和我自己写的差不多,那我就按照自己的写。”从这些内容可以看出,笔顺书写正确率的高低受到学习者对笔顺的重视程度,以及实际书写方式的制约。

在访谈中,所有的学习者在初学时都表示“记住汉字的笔顺很难”,那么他们采用哪些策略和方法去记住汉字笔顺呢?在回答“你采用什么方法记住汉字笔顺”这一问题时,S2 表示:“一开始我不知道笔顺的重要性,我觉得每个汉字都不一样,感觉无从下手。但我现在觉得它们或多或少是一样的,很多汉字的部分是重复的,所以我觉得我的观点变了,这是一个简单的学习方法”“有的时候,我会想,哦,我之前见过这个笔画,它和某一个笔画很像,比如我今天写的“医”(the doctor),我之前写过‘人’”;S3 表示“在我看来,记住笔画的名字是很重要的。这样我们可以说出‘横一撇一捺’这样的汉字笔顺”;而 S1 和 S4 都表示会重视老师所讲的笔顺规则,“我会看很多汉字,试着去找出那些老师教过我们的。然后我就会按照老师教我们的规则去写这些汉字,像横、撇、捺”。此外,笔顺正确率高的学生也会有意识地反思自己的汉字书写笔顺,例如,S4 说道“老师上课时只会写一部分汉字,而不是所有学过的。所以,有的时候我第一次遇到这个汉字,写的时候我就会想想它的笔顺”;S2 回答“有时候我会想想自己写汉字的笔顺,比如,我写完‘言’,我就会意识到,哦,我应该先写‘点’”。

因此,从汉字学习策略的角度来说,这些笔顺和汉字书写正确率较高的学生,不仅在意识和态度上更加重视笔顺规则,而且在实际的学习和书写中,会有意无意地使用类比、自我监控与反思等策略。而笔顺书写正确率较低的学生,方法则较为单一。S6、S7 和 S8 在回答“你用什么方法记住汉字笔顺”的问题时,他们的回答都是“练习,我会一遍一遍抄写汉字”;“如果不认识这个汉字内部的一些东西,我只是反复抄写复制它而已。”“我不知道按照什么顺序,我只能像画画那样”。除了方法的单一和低效,有的学生汉字记忆的方法也会导致其书写正确率较低。例如 S7 在回答关于汉字记忆的方法时说道:“我觉得你如果理解这个汉字的背景意义,记住它们就更容易。我觉得汉字的符号和真的东西有时候是很像

的,它表达了人们的思想。就像汉字‘马’,就很像真实的马。再比如汉字‘门’,就真的很像门”。该学生提到的形义联系的方法本是正确且符合汉字特点的,但是由于他过多重视汉字部件或整字的轮廓而忽视细节,导致他在书写中出现较多笔画增减类的错误。

四、结 语

通过上面的数据分析与讨论,我们以横竖和撇捺类汉字基本笔顺规则为例,发现意大利汉语初学者的汉字书写中,随着学习者认字量和写字量的增加,笔顺正确率逐步提高,其笔顺正确率在汉字层面受到所写笔画是否为起笔的影响,这与以往相关研究的结果也相一致。Flore d'Arcais的研究采用启动命名的实验范式发现了首笔画效应,共享首笔画的汉字判断正确率显著高于共享尾笔画的汉字,这表明笔顺可作为正字法的一部分存在于学习者的记忆系统中,并影响他们对汉字的识别和提取。^① 本文的访谈分析结果则发现:学习者笔顺书写正确率也受到他们对笔顺规则的重视程度、在汉字书写中的策略等因素的影响,笔顺正确率高的学生更多地使用类比、自我监控等多样策略来学习和记忆汉字。本研究发现笔顺书写正确率与汉字听写正确率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关关系,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回答“是否有必要要求学生学习汉字笔顺”这一问题提供了参考,而在今后的研究中,不同环境、不同背景的学习者在汉字笔顺书写中存在哪些共性与差异?如何依据学习者的汉字书写规律设计科学、高效的汉字教学方式?尤其是在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如何开发有效的汉字教学与学习技术以帮助初学者克服汉字这一难点,都成为研究者们需要共同探讨的课题。

A study of the writing rule of the Chinese-character stroke order and its related factors: A study of Italian Chinese-learning beginners

CHEN Chen & FENG Li-ping

(College of Chinese Cultur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Stroke order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hinese-character writing. This paper gives a case study of Italian Chinese-learning beginners in their native country and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ir basic stroke-order writing with investigations, interviews and dictations. It concludes that although the rule “left-falling strokes before right-falling strokes” can be fairly well handled at the beginning, some mistakes still remain at the end of the semester. The mastery of the rule “horizontal strokes before vertical strokes” reveals in its development a 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eginning and the end of the semester. The first stroke also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ir stroke-order writing. Moreover, the accuracy of strokes exerts some influence on the accuracy of their dictation.

Key Words: Italy; Chinese-learning beginners; Chinese-character strokes

[责任编辑:赵昆艳]

^① FLORES D'ARCAIS, Order of strokes writing as a cue for retrieval in reading Chinese characters[J], Journal of Cognitive Psychology, 1994, (6).